

# 懷念父親周書楷

●周鴻特（周書楷長子、湖北省黃石市糧食儲運公司經理）

## 愛情結晶誕生金陵

我的爸爸周書楷、媽媽湯錚訓，一九三一年就讀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和教育系。斯時，他們青春年少，風華正茂。爸爸曾獲東南十大學國語、英文比賽第一名，媽媽亦是同學中佼佼者。二人並同時為學生會骨幹。同年，日寇發動「九一八」事變，侵占我國東三省。全國人民群情義憤，青年學子更是慷慨激昂。「中大」學生率先走上街頭呼籲抗日。在長期的相知相戀中，爸爸和媽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一九三三年，他倆在南京結婚。翌年正月十四日，我來到人間。我誕生的這年，恰逢農曆甲戌年。爸爸媽媽用德文「And」的諧音，為我取名「鴻特」。其實，按照我們周家詩書繼世，忠厚傳家的族譜，我還有個大號「繼述」。只在讀中學時用過。我以下的弟弟分別取名為亞特、維特、季特。

為了不影響學業，我出生後，父母為我在南京僱請了保姆，並將我送回湖北安陸老家，交給祖父、繼祖母和姑姑撫養。我的祖父周蕪田，出身於世代讀書人家庭。他本人也是文人。後因對

清廷朝政腐敗不滿，憤而投筆從戎，報考湖北省講武堂。畢業後，分到新軍中任排長，參加了辛亥起義。一九二五年任于學忠師少將參謀長。北伐前夕有鑒於軍閥混戰不是終局，毅然退役還鄉，一心教育子女。繼祖母徐氏，乃「知府」的獨生女兒，知書賢淑。姑姑周書芳當時也在上學。這一家人是很和諧、幸福的。作為長孫的我，來到人間，更給這個家庭帶來無比的喜悅。我滿週歲時，曾獲安陸縣城「健康兒童」比賽第一名。幼時，我曾見過曾外祖母、祖父母、媽媽和姑姑帶著我，一家四代人的合照，真是美極了。

## 八年離亂天各一方

一九三八年夏，爸爸奉政府之派，去中國駐英使館任職，並同時入倫敦大學學習。祖父姑姑和媽媽帶我去漢口，為我父送行。送走了父親，媽媽帶著兩個弟弟去湖南衡山縣外家暫住。從此一家人天各一方，生離死別歷盡滄桑。同年十月二十五日，日寇攻佔武漢，安陸亦隨之淪陷。日寇在進占前，先對縣城進行狂轟濫炸，我家一幢老屋，頓時化作一片灰燼。祖父攜全家，遷到離

城三十多里的「白家崗」農村避居。這裡雖是遠離公路的深山僻壤，但由於日寇的襲擾掃蕩，也不得安寧。鄉親們日夜躲進密林之中，常常是一日數驚。

三年的農村生活，艱苦備嘗。先是繼祖母患病缺醫少藥，過早逝世。接著，祖父也因憂國、思念親人而重病纏身。為方便治病，不得不又搬回城關。這時日偽已佔據我家住房，全家人先後在教堂、破廟中棲身。後經祖父的好友輾轉向日偽交涉，才發還住房，但內部已遭徹底毀壞，我們只好住在原先存放雜物的門房裡。

日寇侵佔安陸的幾年中，實行殘酷的血腥統治。日軍經常在「大教場」用中國人作活靶子，訓練士兵刺殺技術。老百姓進出城門要強行搜身，稍不順眼即遭毒打，甚至喪命。一九四二年底，日偽妄圖利用我祖父在當地的威望，多次派人登門，逼他出任偽縣長。祖父當即斷然予以拒絕。他義正辭嚴的說：「我寧可帶子孫一同去拌豆腐（即被刺刀挑死），也絕不做這種出賣民族和靈魂的事。」面對山河破碎，骨肉離散，加之敵人的威迫，祖父憂心如焚。他常在深夜呼喚著我父



①周書楷（後排中）偕夫人屠雪貞（前右）與胞妹周書芳（前左）及兩位公子合影。  
②前排右起：王成聖、楚崧秋、葛錦昭、汪清澄與後排右起：周季特、周鴻特、周亞特、周維特合影。

親的名字，痛哭流淚。那時，姑姑在外讀書，家中僅有在我家照料生活的姑婆和年幼的我們兄弟倆，無以慰藉。由於精神和疾病的折磨，祖父很快即告去世。祖父死後，日僞又一次佔據了我的住房。姑婆只好帶著我和弟弟，被迫到尼姑庵內棲身。那時，真乃國難家仇集於一身。我們是多麼盼望著，早日驅逐日寇，光復神州，與父母團聚。

### 勝利重逢卅載睽違

一九四五年，日寇投降。此時方得知遠在湖南的母親，已在戰亂中去世。同年底，父親從英國返國後，一直忙於國事。曾奉派為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翻譯，參與國共美三方會談。並出席巴黎和會，擔任代表團長顧問兼發言人。直到一九四七年夏天，工作稍空閒時，方得以抽暇請假回安陸。在短短七天時間裏，我和爸爸同床抵足而眠，家人暢敘天倫之樂。在這次相聚中，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，父親為祖父舉行隆重的祭禮，有許多祖父的生前好友送來輓聯、輓幛。但也有些市井無賴之徒，送來吊唁物品，對後者，我父親一概巨收。表現出他愛憎分明，不與鼠輩交往的品格。

自從父親回國後，他一直負責供給我們生活及上學的费用。一九四九年夏，初中畢業後，我專程去廣州看望父親。當時，外交部辦公地點在珠江邊的沙面。我見到他時，局勢已很緊張。爸爸帶我去附近的粵菜館吃飯，並交給我二百塊銀元帶回，這是他全部的積蓄。後來姑姑又去與他

見面。此後，由於海峽兩岸的四十年阻隔，無以通信。只是偶而從報紙字裏行間，得知他的一些消息。然骨肉思念之情，則與時俱增。

### 港島歡聚遠而長逝

隨著海峽兩岸關係的緩和，經多方的努力，我們留在大陸的親屬，終於一九八八年和父親取得通信聯繫。在父親和繼母屠雪真的安排下，一九九〇年八月五日，姑姑周書芳偕我和二弟亞特，及表妹湯超英，赴香港會親。當我們抵達九龍車站時，父母早已在那裏等候。我第一個走上前，與父親親切握手，他撫摸著我的面頰高興異常。當他和姑姑見面時，二位年逾古稀的老人，長久抱頭痛哭。到達下榻的香港國際賓館後，提起往事時，仍禁不住流淚。父親說：「這好像在做夢」。

在港停留期間，父親天天除陪我們敘家常外，就是遊覽市容，參觀海洋公園。他雖已七十八歲高齡，仍精力充沛，毫無倦容。在談話中，父親一再為沒盡到為父的責任而感到歉疚。當他得知幾個兒子均各有所成，孫子女輩也都有大專學歷，長孫女周瑩並在國外攻讀碩士學位時，倍感欣慰。

父親離開家鄉數十年，仍鄉音未改，保持了兒時的生活習慣，愛吃家鄉風味的飯菜。當他得知安陸已改為市，並建了許多大工廠時，甚為高興。表示過兩年退休後，一定要回家鄉看看，為祖父母掃墓。一九九一年春節，我們第一次隔海通過電話向爸爸、繼母拜年。爸爸與讀碩士研究

生的長孫周軍在電話中相約，下次以英語交談，歡愉期待之情，溢于言表。一九九二年六月，父親和繼母，又一次約我姑姑及在東北工作的兩個弟弟赴港會親。不料，這次會面別後竟成永訣。同年七月卅一日，父親在他的外交部顧問辦公室裏，突患心臟病，當晚送榮總醫院，因搶救不及，猝然長逝，享年八十。得此噩耗，對我們親屬，猶如晴天霹靂般沉痛。九月二日，姑姑偕我們兄弟四人赴台奔喪，參加台北各界為他舉行的公祭。留下無限哀思與憾憾。

### 遺愛綿綿風範永存

父親出生於貧寒的知識份子家庭，自幼喪母。在祖父悉心哺育下，深知刻苦學習，努力成材的道理。這是他日後賴以成長的動力。

他秉承祖父教誨身體力行，畢生以廉潔、樸素自勵。平日自奉甚儉，厭惡奢侈。在港會親期間，每次就餐，他都要把屬於他自己的那一份，全部吃光，連一根菜葉也不剩。家居開銷也很節省，並且公私分明。退休後，他和繼母將本可以歸他們繼續使用的公房、公車，全都退給公家。另以高價租住民宅。每天搭乘班車到部內「備詢」。

爸爸從駐外大使館「見習員」做起，歷練至擔任外交部部長的高位。一向體貼下屬，熱心助人。我們在台北停留期間，接觸到父親以前的秘書、司機和部屬，提起他來，均贊不絕口。認為他是個心地慈善的「好長官」。家鄉去台的人找他，也總是盡力予以幫助。

父親長期擔任台灣外交重任，僅管政治見解不同，但在各種場合，始終堅持了「一個中國」的立場。一九五六年，越南當局企圖染指我國南海諸群島，六十年代，日本提出釣魚島歸屬問題。我父親均以「外交次長」身份，公開聲明這些地方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固有領土，維護了國家主權及領土的完整。一九七一年十月，他奉派率

①



①作者的母親湯錚訓。

②一九七九年作者周鴻特在南京留影。

代表團，出席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。當美國代表布什，提出以「雙重席位」提案，保留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，實則搞「兩個中國」時，他當即拒絕，並退出會場。父親在和我們談話時，始終認為中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，早晚是要統一起來。並對此充滿信心。

②



他的去世，是我們親屬的損失，也是國家的損失。父親如健在，相信定會為國家民族繼續貢獻他的才智。作為父親的後代，我們將繼承他的遺願，為中華民族的富強統一，和億萬大眾的福祉，努力奮鬥。

寫於一九九四年元宵節前夕。